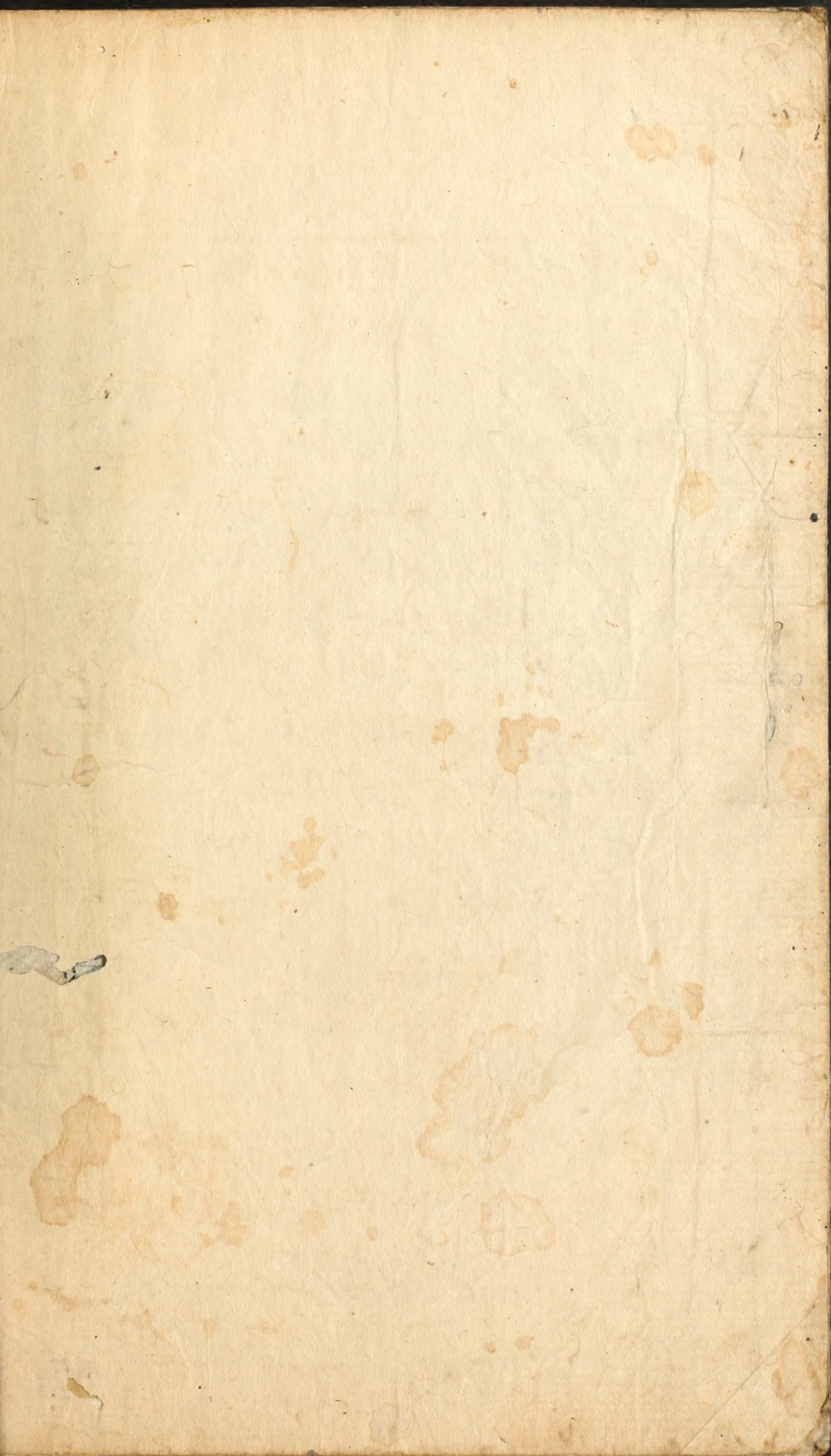


世說新補  
二







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言語中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穎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

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

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樂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

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

我峯

嵇中散

嵇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

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從上黨移

言語中



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

虞預晉書曰鉅有崧山家於其側因氏焉文章

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語趙景真叙曰至字

景真代郡入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

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

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

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

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言文事訖去遂隨

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

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陽

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炙身體十

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濩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學中事

便遂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

髮赤脣明目鬢鬚不多閑詳安諦體若不勝衣

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

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縱橫才然亦



不以自長也孟元基碑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  
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毋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敘曰

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趙亭王曰受之秦兵必

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

巨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

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

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

辯與爭鋒庶頗為人勇驚而愛士知難而忍恥

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恨量小狹趙云尺表

以當之孝成王從其計

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日中

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十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

勾尺七寸周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

在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



二篇以曉鳳凰之鳴雄鳥六雌鳴六以為律呂  
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以律  
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  
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葭灰抑其內為  
氣所動者其灰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散也以此候之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  
文侯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

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毋  
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取上黨李喜以為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

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晉諸公贊曰  
喜字季和上

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  
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

祿大夫特  
進贈太保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  
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  
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  
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

踈奮有難色帝笑之

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

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

荀顗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今之牛唯生江淮間故

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

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

還樂令

也廣

問王夷甫曰

今日戲

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

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所害

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顧弘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臺自少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張茂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累遷司空為趙王

倫所害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

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

玄箸

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所宗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起家

中書郎孫子

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終太僕

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

非卿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各言其土地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廣且貞孫云其山靠巍以嵯峨我其水泚泚而揚

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尹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

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

夷冲曠加有理想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三

言語中

世說新語

四



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王兄長沙王執權

第十九子

封成都王

將軍

王

兄

長沙王

執權

於洛

晉百官名曰司馬

又字士度

封長

遂構兵

相圖

長沙王

親近

小人

遠外

君子

凡在

朝者人

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

五男易一女

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

易五男

又

猶疑之

遂

由是釋然

無復疑慮

孫子荆

年少時

欲隱語

王武子

當枕石

漱流誤

曰漱石

枕流王

曰流可

枕石可

漱乎

孫曰所

以枕

流欲

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漱石

欲礪其齒

枕流

欲洗其耳

所以

</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

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

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

俗傳行瘡鬼小多不病巨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瘡大將軍反病瘡耳

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瘡耳

補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石季倫問其曲

石崇



見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

答曰譬如見西施西施別見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晉紀曰郭訥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晉陽

秋曰初訥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

薦之曰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

幹事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不選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

州黨愚智所為恨恨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辭初仕

曰洪仕至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松滋令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

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衛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  
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

其夜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

出於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

於諸夷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賢聖所出何

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得無諸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通教誨也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言語中

世說

六

崔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

名曰崔



豹字正熊燕國人也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

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濟輩不敢嫖也汝南貢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

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

王言僕射為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敦所害

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

虛日來滓穢日去耳○雅子學語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

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墓嶺論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徒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

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瑯琊人

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

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

之鄭執郎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

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

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瓚

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

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娶樂廣女

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

言語中世說補三



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淵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溫太真問郭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

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答曰思由憶生不憶

故無情

抱朴子曰郭文舉入陸渾山學道獨能無情意不生也

劉琨雖隔閭寇戎志存本朝

三陸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祖逖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太駕於長安以有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溫嶠曰班彪識為并州刺史為段匹磾所害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

漢書敘傳曰虎字叔皮扶

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龜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從公孫述隗囂



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

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

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

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

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與抗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

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郗太尉拜司空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

有體正懿思經籍以儒雅著名微為領軍遷司空太尉語同坐曰平生意

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



於懷

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

對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邪之聲博後坐享自殺故序傳曰博之

翰音

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

容弘偉善於倪仰應答精神足以蔭

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

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

市中和尚天資高朗風韻適邁丞相三公一見

竒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

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



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或問此意簡文曰以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簡應對之煩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遇難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

傳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

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



引為從事中郎

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故後

之圖繪者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鄆人曾祖父宗吳司空

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

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話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

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

榮後也父彞有識鑑溫少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瑯琊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客嗟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

內史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

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紹蟬亦可賜

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州內史

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琊臨沂人少有名理累

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敦謂瞻曰卿年丞相大將軍楊州牧以罪伏誅

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



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

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

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陶氏叙曰侃字

士行其先鄱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槩網維宇宙之志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

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湘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資拜不名劔

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無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  
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冰息  
臨書撫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仁祖聞之晉陽秋日謝尚字仁祖  
此非無獻替  
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咷極哀  
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  
至鎮西將軍  
豫州刺史  
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  
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日子如不諱誰代子相  
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  
可用後  
果亂齊  
時賢以為德音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  
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  
石氏亂於陸渾山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往襄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  
篇自為之注衛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  
自北



來荊州與習鑿齒相見

晉中興書曰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

道安

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

時以為名對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

之胤也道微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綱外允

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

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

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高逸沙門傳曰法

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

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

歡師雖外履丹墀出入朱

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

或云下令別見



補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

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

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

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兄玄孫總角秀惠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

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

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以毛扇上

武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



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不用按庾惲以白羽扇

武帝帝嫌其非新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彦祖彭城叢亭

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叅軍太傅出東劭謂京

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釋恭上扇

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

工人皆欽慕仰愛之

何驃騎亡後何充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王長史別傳曰濠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佐北軍中侯父訥



葉令濠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

書郎以后父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贈光祿大夫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褒宜秉

日會稽王令德固之周公也足下宜以木政付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

領七千餘人伐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

所畏之道邪吏曰是此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  
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父為王前

驅衛詩也及長一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魯頌泮水篇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

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

世入見三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

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

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中筭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

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覺鳥獸禽魚自

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

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義

之少朗後為叔父虞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年在桑榆

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

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

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吟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



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

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鷗鳥

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

人好鷗老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人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

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驪拜為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琊人祖父父澄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

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

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

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竝有愧色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

羊秉叙曰秉字長達泰山平陽

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齠齔而

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恒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

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

禮繁也豈非司夏侯孝若為之叙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

人魏征西將軍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  
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  
極相讚

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

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

羊氏譜曰權字道與

徐州刺史悅之子  
權潛然對曰亡伯令聞風彰

言語中

世說新語

卷六



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治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

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

稱禹步是也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

于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宜人

人自效而虐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

公孫氏少好刑名學豈清言致患邪俗人言



荀中郎在京口

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

裁少以主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頗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以藩屏馬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亮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登

北固望海云

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必當褰裳濡足

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云人不遠

嘗有三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官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

欲到即風引舡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翼過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

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通子姪未之許公歎



曰若郝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中興書曰超字

空情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

支道林以為一時之後莊子曰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惟怖其

言猶河漢而无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

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

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  
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  
答曰

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石皇以

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淳著

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

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謝車騎家傳曰玄字

幼度鎮西爽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

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

以官入至於賜予不過斤合

當有肯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

發名亞於玄仕語庾道季道季庾綸小字徐廣

至東陽太守晉紀曰綸字道季太



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諸人莫當就

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

太守承清淡平遠父逵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

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康伯

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

弄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殷揚州別見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刻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

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

王虞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類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歎曰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袁彥伯為謝安南

謝奉別見

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

鄉將別既自悽惻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

之勢

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遷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令宏

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治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湯仁風惠



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  
直亮故位不顯也在君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猷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

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  
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

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  
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

與坐華幕擊鐘鼓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治之高世遠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

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  
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

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  
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倂俊

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



雖合抱亦何所施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

續晉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訥無侍中卞耽讀黃門侍

郎謝石吏部袁宏無執經中車武子續晉陽秋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

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

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

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

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

書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

則重勞二謝袁羊字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



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  
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

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

於惠風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

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

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

大好相善為之末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

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報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

人皆看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



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

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在山陰故以名焉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檉榦竦條潭壑鏡

徹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會賓僚出

言語中

世說新語

二

一

一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司

徒傳曰王東亭字元琳丞相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  
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表

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丞相初營建康  
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  
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

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  
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

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  
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建康導之策也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

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  
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道  
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數條柯猗  
對枝幹扶疎

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

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執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纂位自立為

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

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為孝

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

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鵲鴉革響

詩魯頌曰翩彼飛鵲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西河舊事曰河西半羊肥酪過精  
好但寫酪置革上都解散也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

蕭敷艾榮

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  
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王中郎令伏玄度

伏玄度別見

習鑿齒論青楚人物集

載其論略曰洎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

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  
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歟黔子於陵仲

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微君終軍東郭先  
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時大

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王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

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  
魏時管幼安郗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

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  
黔中召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



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  
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文人之折子貢  
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  
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  
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  
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  
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  
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  
歌其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臨成以  
如青州耶洧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

可無不可

馬融注論語  
曰惟義所在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  
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  
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

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  
謝重字景重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

滓穢太清邪

桓南郡問謝夫人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蘊謝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

凝之妻也有文才所著詩賦諫頌傳於世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

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

為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

玄小名也

征殷仲堪道出廬山

豫章舊志曰廬

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之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鄒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



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  
為太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  
江州潯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  
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  
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  
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  
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  
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  
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嘆其奇而己矣伏滄遊  
廬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蟠根所據亘數  
百里重巖傑嶂仰棹雲  
日俯瞰川湖之流焉  
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  
之意遠不答又問何以見願遠曰願檀越安穩  
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

見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

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孤氏遊  
學許洛年二十一發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  
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



翼每資以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蹟安常  
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  
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  
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  
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慧皎高僧傳曰  
慧遠至潯陽見廬峰清靜始住龍泉精舍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

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

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燕虎賁中郎將

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叙曰晉十有四年  
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

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  
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深翰操紙慨玄咨嗟稱善

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

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  
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

言語中



岳秋興賦叙云余無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

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

父瑒秘書郎靈運襲封康樂公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沈約宋書曰靈運少好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孔隱士孔淳之別見謂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逾多

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

脩心守貞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入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補卷之三



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言語下

補

殷仲文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騷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為桓玄客議

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無於王卞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

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千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

投義軍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勸宋武帝畜伎帝曰我不解聲

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宋書曰帝姓劉氏諱

裕受晉禪清簡寡慾未嘗視珠玉輿馬之辭後庭無紵綺絲竹之音在位三年

補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

家人謂之曰因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

言語下

世說新語

卷之四



自耕耳

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子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虞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

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蘇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補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

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譙郡鉅人

戴逵子也

補

宋世祖

宋書曰帝名駿文帝第三子

嘗賜謝中書寶劍

宋書曰謝

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先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

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

謝以與魯豫州送別

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執

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

後魯作逆世祖嘗

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



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

杜郵之賜世祖大悅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君不肯行於是免武安君

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自裁

補

元凶篡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入討劭

誅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瑯琊人晉光祿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有軍容參軍後為秘書

監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

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

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

言語下

上元南日

二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劬

意遂釋也姓氏英賢錄曰顏竣字士遜迄之長子

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潯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

軍錄事

補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

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

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歎曰真使人飄

飄有伊洛間意南史曰王或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謚之長

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

補王侍中嘗因侍宴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粹黃



門侍郎份歷官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

侍中丹陽尹

行代齊立四十八年而崩

補蕭引書法道逸南史曰蕭引字叔休南蘭陵人

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

侍郎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

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陳書

曰帝名顓始興王子臨海三廢乃承大統

補徐孝穆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

收朝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南史曰徐陵字

言語下



孝穆東海郊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

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

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来聘使卿復知寒暑

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奐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秘書丞

父奐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業來奔孝文虛矜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體帝甚哀

惻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補魏佛助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

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顯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盛譽盧思道北齊書

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乃不能甚解因就魏收求異書才學無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



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答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無散騎侍郎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

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李百藥齊書曰盧詢

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蚤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後舉秀才

官司徒記空

補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隋書曰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

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河東裴獻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

君矣官至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法苑珠林云西

司隸大夫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方有袖八人相貌猙獰身被金甲手持寶

刀名曰金剛嘗衛世尊說法于雷音寺菩薩何為低眉金剛經註云菩薩猶儒者仁人君子之

言語下

世說新語

日



稱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同云何

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

自身故名魔淨印法門經云以無所為心印降

諸魔當知有四一者蘊魔二者菩薩低眉所以

煩惱魔三者死魔四者天魔慈悲六道華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補楊遵彥北史曰楊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楊津

子也小名秦三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

風度深敏六歲舉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時以六十人為一甲楊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

氏春秋仕至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

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



補

典選惜令選入自敘不省文簿次第呼之嘗誤  
呼慕容為長孫一入而已有選人魯漫漢自言  
微賤不蒙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  
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邪漫漢驚服  
北使李諧至南北使曰李諧字虔和父平尚書

見之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襲爵彭城侯歷位  
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以諧聘焉梁  
武謂左右曰卿輩嘗言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  
間都無入物此等何處來

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

放帝大慚郡國志曰潤州長命洲梁武帝放生處

補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



補

北史曰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

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貧皇

人少以孝聞大業中為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

卒贈體元先生

補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止謹櫟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

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

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二



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

營奉天宮游巖宅

補

天后嘗召徐有功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

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連相

約曰若犯徐司司法杖者衆斥罰之由是終於代

滿不戮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

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劉餗隋唐嘉話

見武后將殺入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

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

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

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懷之其子預選有

補

陸羽宋所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

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

言語下

世說補

六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問張

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

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唐詩紀事曰張志和

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

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

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非但善狀志和亦且深識嚴光

補冠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冠曰相公重望何故

不在中書冠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準不可冠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太宗幸魏公年十六以父陷蕃上書行



補

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  
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

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厲

聲曰祖宗親盡亦桃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五朝

名臣言行錄曰三安石字介甫撫州人  
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補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

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

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

甫大以為然東都事略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  
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

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  
詳安石去位薦為參知政事

言語下

士元甫曰



補

馮當世知并州

東都事略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幼雋邁不羣舉進士自

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

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

以語動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

詰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

文簡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

日以譚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

閉目不窺已是一種公案

王介甫撰王平甫志

人熙寧間歷

官大理寺丞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

曾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山谷年譜曰公

諱庭堅字魯直

分寧人治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廬

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



深鎖烟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  
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  
史館

### 政事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  
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  
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補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惟

老母極膳妻  
子但食葱菜

政事

士元補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

司馬龐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

尉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侯之

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

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

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

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者有作者七人之

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補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



靜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范曄後漢書曰任延

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補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

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

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

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嚴騎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

賀聞故出行

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政事

世說新語

乙



諸屯邱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

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江陵都督

吳錄曰抗字幼

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為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

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惟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父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為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叅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充以為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坐事免官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

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

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

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穿

於國中也不民以池魚復何足惜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山公啓

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

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紹曰紹如此便可

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

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特以紹父康



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  
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  
紹咨公出處

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  
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  
公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

才山濤啓武帝云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

說色惟有臨海一客姓任  
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懽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  
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驢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  
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占氏春秋曰甯越者  
中年鄙人也苦耕稼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  
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卧吾不  
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  
歸家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恠其

如此後以問陸

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  
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

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  
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

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

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

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王曾問羨王公治

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

提三治三休三敗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

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衛三世經論夷險

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



屬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  
惻賜若他所得則可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  
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奸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  
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自  
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  
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  
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  
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中興書曰侃嘗檢  
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  
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  
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  
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作荊州時勅船官悉  
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雪始晴廳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



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

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

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幾尚書臯陶謨一日萬

幾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晉陽秋曰何充字次

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驃騎看文書不

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王謂何曰我

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



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謩作郡主簿

孫統存謩敘曰存字

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嚴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遠歷衛軍長史尚書吏

部郎范汪棋品曰謩字道真仕至郡功曹

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

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

時為何上佐正與謩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

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

秦別傳曰秦有士人倫謩識題品海內之士或亡

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

汝何



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從未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桓式桓歆小字也

叔道溫第三子任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

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

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言曰建元初亮兄弟何亮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

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襜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搽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

立大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

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往來都邑者後

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之失

老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

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

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

政事

世說新語

四

四

四



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東亭作

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補

孔思遠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

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補

劉玄明其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淮人官至司農卿後傳翺代為山陰問玄

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

卿家譜所不載

南史曰傳翺北地靈州人祖僧祐山陰令父琰為建康山陰令



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傳聖嗣位至驃騎諮議孔平仲續世說曰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補

蘇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無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史曰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署為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勞勉

補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鷄不



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

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

姓宋補唐書曰洛陽令楊德幹於酷烈殺人以

年炭不逢楊德幹

補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

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

馬璟以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

補玄宗嘗賜酺三日漢書注曰漢律三人以上無

為惠澤唐無酺禁賜酺者上御五鳳樓觀者喧

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



高力士

唐書曰高力士為盛會孫也冒姓高氏武后勅給事左右玄宗時歷進開府儀

同三司後除籍流巫州卒

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

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

者

雲溪友議曰嚴安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戎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錄曰安之為赤

縣尉力行猛政

補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

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略尤精吏

術太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

言

嘗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劔南節度使韋臯

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



曰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

澤追思益切

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元年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功加

檢校司徒中書令封南康郡王

補

李之靖為相

東都事略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父炳侍御史沆沆厚寡言器

度宏遠咸平中拜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文靖

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

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

湘山野錄

曰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統悉密若凝脂為狗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

文學上

補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

楚詞注曰淮南王安博雅好古西京雜記曰鴻



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也

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金

漢書曰揚雄字

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嗜欲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

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鄭玄在馬融門下

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羗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而右手刻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

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

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

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

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無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

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時涿

郡廬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

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

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



何猜忌而行鵠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或出求帖門入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  
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  
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

尚書郎九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

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為乎泥中

青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答曰薄

言往想逢彼之怒

衛邶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

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

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

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

補

蔡中郎從朔方還

張璠漢紀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勲與鮑宣卓



茂不仕新室父穰亦有清白行謚貞定續漢書  
曰邕通達有雋才博學善屬文技藝術數無不  
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兄所誅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  
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  
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吳志曰顧雍字  
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  
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  
權嘗曰顧侯在坐令  
人不樂位至丞相

補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

疾發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魏略

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  
章紹檄文即琳之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  
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

文學上

士說甫日

一



也○聖主

補

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阮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

之幾足

張璠漢紀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暉尚書令穆五歲好學謝承後漢書曰

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

寫之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補

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

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荀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蔡中郎到江

東得之歎為高文恒秘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



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袁山後

漢書曰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捍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廣也

補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

發拜尚書左丞病卒

作魏公冊命

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

人謂

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

王粲別見

擅名當時

便疑此冊是仲宣所為及晉王為太傅臘日大

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仲

宣亦以為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

文多不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

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

練耶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

達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

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嘗論才性同異

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

離也尚書傳蝦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

會論合屯騎校尉王

廣論難文多不載

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文學中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

魏志曰荀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父

或尚書令祖緄濟南相曾祖淑朗陵相何劭荀

粲別傳曰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

哭之感慟路入荀氏家傳曰或五子憚字長倩

虎賁中郎將憚弟侯字叔倩御史中丞侯弟詵

字曼倩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詵弟顗字景

倩顗弟粲晉陽秋曰荀顗博學洽世奉倩獨好言

聞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

文學中

世說新語

一

卷之五

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侯難曰易云

何晏論語集解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然

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然



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  
可聞奉倩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  
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  
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  
屈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冲

王隱晉書曰冲字文和

陽開封人有按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  
緼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太保晉受禪進太傅

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

袁氏世紀曰準



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漢魏郎中令準忠信居  
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  
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荀綽充宿醉扶起  
州記曰準有雋才太始中位給事中

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  
轉說徐而攝之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籍

聞明公固議冲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  
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

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

文章敘

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  
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

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

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

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撮所知吏部尚  
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  
長益不留意煩以所長笑人故為時士所嫉又  
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  
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  
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  
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  
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  
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語林曰何平叔以  
為聖人無喜怒哀  
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  
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  
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  
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遠矣  
世以王理為得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  
晏自然出  
拔過之



傳嘏善言震勝

魏志曰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

言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傳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

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

傳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

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通彼我之懷為二家

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

王輔嗣弱冠詣裴微

永嘉流人名曰微字文季

也仕至冀州刺史

微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

弼別傳曰弼



表微為吏部郎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微見異之故問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

也

管公明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

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

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莫子春語衆人曰此

年少言論正似司馬長卿游獵賦輅別傳曰輅父為瑯琊即



丘長公明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講學郡費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公明一費之雋請與相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皆才辨之士公明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難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飲盡問子春今欲與卿旗鼓相對者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日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至難而卿更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單稱數不二史記曰司馬相知字長卿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武帝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焉有先生者焉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諷奏之天子天子大悅

黃初中有甲乙疑論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禕設甲乙論甲以為



曹爽兄弟凡品庸人以宗子技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逆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孚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為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慶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荀仲茂荀氏家傳曰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謹之子為太鍾元常魏志曰繇字元常潁川長子文學掾太鍾元常魏志曰繇字元常潁川長國遷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渡字曜卿陳郡太傅王景興袁曜卿魏志曰袁渡字曜卿陳郡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於阜陵渡往從之為布所拘留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渡獨高揖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眾軍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



衆人皆重載後取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曰袁

書數百卷而已

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

之勅敵左右之深憂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晉諸公贊曰裴頠談理與王夷

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惟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

晉諸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



而言約尚書令三夷甫講理而才虛散時常侍  
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更數之徒皆希慕簡曠  
顧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  
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顧清間欲說  
理而顧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  
惠帝起居注曰顧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  
精富為世名論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孫楚集云

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  
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立臨祠感痛

中心若抽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去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去

字茂遠瑯琊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鼠穴擣蜚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

謂覺時通之而夢也五日喜夢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

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

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曾中當必

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育鬲也心下為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

塵尾柄确凡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

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

至名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

哉客乃悟服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

人意晉陽秋曰庾數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

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



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

嵇康聲無哀樂論略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慍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用均同

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非言聲之無常乎

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豈惟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多使延我誠能蒸以靈芝潤

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義言盡意歐陽

堅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而

得其相與為二矣苟無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其言無不盡矣

所不入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



伯浩甥也  
甚愛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  
國尚矣莫詳

其始年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  
身有日光明日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  
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  
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  
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  
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  
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遊觀焉如此即漢成  
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  
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  
署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  
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  
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  
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  
復豆者其入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



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

向秀別傳

日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



轉至黃門侍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竒致大暢

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為友趣舍不同

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

安成以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

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

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

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著述惟好莊子聊應

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為此

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己出塵埃而窺絕冥始

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

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

情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

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

志先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言空掾太傅



主簿

水

後秀義別本出

敵

禘

征瀏

博

聖

視

廣 寡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

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為論以

示謝子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中興書曰裕甚

難精論

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晉書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性寡欲無所受

既不知棋局幾道擣蒲齒名為人未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為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陸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

思別傳曰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三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



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  
彈飛丸以礮礮火并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  
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久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  
以擬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臧榮緒晉書曰思  
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訪岷邛之事構思士  
十於門庭藩溷皆著筆札遇得一句即疏之思

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

作三都賦

晉陽秋曰吳人  
以中州人為傖

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後左賦出士衡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陸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  
機同母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  
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能賦詩時人以為項託  
楊烏之儔十八刺史周俊命為主簿累遷太子  
舍人清河內史  
為成都王所害

補陸士衡入洛次河南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



補

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  
衡心服其能乃提緯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  
甚欣解既曉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  
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知所遇者輔  
嗣也士衡由此妙達玄理酈道元水經注曰今  
尸鄉澤野負原夾郭  
多墳隴焉即陸士  
衡會王輔嗣處也

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着窓間  
雞遂作人語與宋談極有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晉陽秋曰宋宗字處宗  
沛國人官兖州刺史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  
郭璞字景純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聚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詠

頌並傳於世而訥于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不持儀檢形質續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

友人有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敦敗

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阮

孚云見孚別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

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日機善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議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為文乃

多患太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

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

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

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

墨子九卻之不

能入遂輟兵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

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

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

日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宴安永日由是為

有識所知囊爵藍田侯

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

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

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徃反其餘諸賢略無

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

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

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掾王述並為三導所辟輒嬰如生毋狗馨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苞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名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曰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辨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深公笑而不答林

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

則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鎖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子向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得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斥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是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柔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是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  
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  
作爾馨語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

胡奴陶範別見

曰先公勲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

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

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

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

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補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  
衆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  
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  
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披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泣然而  
止二說不同  
故詳載焉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歡仁智樂寄暢山水陰  
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  
右軍歎曰癩何預盛德事邪

說文曰癩狂也  
正韻曰病也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神農書曰夫有  
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兩無  
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簡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坐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即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

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宅心通水鏡萬

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

天耳身通宅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



未來心之明也同  
歸異名義在斯矣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

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晉書曰司空張華見太冲三都

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然君文未重於世宜

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

歎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鎖述

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

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太叔廣其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

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

洛慮害

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

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

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

鄆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

嘉五年洛中

大饑遂餓而死虞與廣名位略同

廣長口才

虞長等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

能對虞退

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互相嗤笑

紛然於世

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是互相嗤笑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

續晉陽秋曰宏從

征賦宏文之高者

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

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

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

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



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按體於  
虞者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  
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邈流風而  
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  
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詩  
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  
之致如為未盡滔乃云得並寫一句或當小勝  
桓公語宏卿誌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支道林造即色論

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

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論成示三中郎中郎都無言

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維摩

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也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二  
七言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

日聲聞乘二日緣覺乘三日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因緣而解

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

通脩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也文字志曰脩字敬

仁太原晉陽人父濠司徒左長史脩起家著作佐郎瑯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

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許大不熙乃數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

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



在焉許意其忿便往而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  
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  
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  
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  
理中之談哉

庾子嵩作意賦成

晉陽秋曰豈永嘉中為石勒所害先是數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

亮也

見問曰若有意邪

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  
意無意之間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中興書曰謝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

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

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

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

據娶太康王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

安西謝奕也

林道人往就語將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

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

高逸沙門傳曰通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王長史宿構精理

之通達辭丘壑高步大邑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竒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

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但能脩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未生又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生耳非我生也我然則生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殷謝諸人共集殷浩謝安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

形来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屬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

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

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為



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注維摩

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蓋法疑般若波羅

蜜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蜜此言到彼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

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導則俱絕有相

之流外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蜜也淵源未

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

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幽之固嶠謂

二陵

文學中



之地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居之居左思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

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僧意在瓦官寺中

未詳僧意氏族所出

王荀子來與共語

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壽筭雖無情運之者

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

諸本

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

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脩善言理如此

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為謬也

補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周祇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補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

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邪

東方朔傳曰考

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

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鍾

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迄

表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嶓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

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

遠公笑而不答





世說新語補卷之五



